


当代世界顶级畅销小说  经典文库 | ①

[美] 欧文·华莱士◎著
王金铃◎译



大丈夫 The Man


四十年前预言成真 黑人总统入主白宫

全世界读者为之流泪 其人性之美穿越四十载时空温暖全球

全译巨著 经典版本 首次面世

迄今为止，全球主要国家和文种均出版过华莱士的原作或译文版，华莱士的作品
全球出版了约三亿册，读者多达十几亿人，创造了世界文坛和出版史上的奇迹。

中国华侨出版社

当代世界顶级畅销小说  经典文库 | ①

大丈夫

[美] 欧文·华莱士◎著
王金铃◎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丈夫 / (美) 欧文·华莱士著; 王金铃译.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113-0163-5

I. 大... II. ①欧... ②王...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1640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9-7864 号

● 大丈夫

作 者 / 欧文·华莱士

责任编辑 / 崔卓力

装帧设计 / 郭小军

版式设计 / 岳春河

责任校对 / 秦 真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 21.75 字数 / 620 千字

印 刷 /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0163-5

定 价 / 38.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邮编: 100029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第一章

这时虽已不是夜晚，但也不到白天，不知怎的，她竟站在清冷的办公室里，感到忧心忡忡，忐忑不安。她弄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不过，通过回忆，她很快找到了之所以如此焦虑的原因，而且她知道这个答案是对的。

埃德娜·福斯特记得，自从她少年时代，在密尔沃基郊外的现代农场生活时起，她那耿直的、具有德国血统的父母就教会了她要忠诚、可靠、守时这一类的美德。无论何时她只要提及从事带有少女般梦想的非正规冒险事业，她那板着脸孔、留有胡子、读了一肚子皇历和名言警句的父亲，便会引用某人的名言（埃德娜怀疑，他极少提及具体是谁，是因为父亲希望这种言简意赅的说教让人看成出自他本人）来教导她。“上帝啊，”她父亲总是抬头仰望着天花板，十分虔诚地说，“冒险，她想浪漫的冒险。”然后，目光转下来凝视着埃德娜，又背出某人的一段至理名言。“冒险是低效率的表现，优秀的探险者往往不取此道。”

她琢磨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了她父亲之所以如此拥戴上帝，是因为他早已预见到路德教恶魔的诱惑并予以回击。在她父亲看来，恶魔并非是把那些脆弱而易于犯错误的人引到歪门邪道上去，而是引到二十世纪的混乱之中。由于受她父亲的这些先见之明的熏陶，埃德娜早年处处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床头上要摆上闹钟，预算要放在抽屉里，日程计划安排要贴在厨房的墙上。

这些严格的家教，使得她在芝加哥商学院深造期间、在底特律和纽约从事第一份秘书工作时获益匪浅，特别是在她为 T·C 工作时。是的，这位老总统，在他还是参议员时，曾在华盛顿特区旧参院办公大楼办公。在一封冗长拖沓、晦涩难懂的信中，她父亲将她能得到这份十分荣耀的工作归因于她早年所受的教育。

只是在她的老板 T·C 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经过一轮轮的激烈角逐，在那个激动人心的选举夜晚，她拿着速记本和特制公文包跟着 T·C 总统入住白宫之后，她才意识到在她父母的这种条

条框框的束缚下形成的习性，给她的工作带来了许多麻烦。她知道，T·C总统觉得她不可缺少，因为她工作效率高。可是他并不知道她秘书工作的效率高低完全依赖于她办事按部就班。然而，这份新工作，从一开始就好像与路德教恶魔形影不离，仅仅动笔写好记录是绝不可能将它赶走的。因为有时在埃德娜看来，总统私人秘书的办公室好像是专门用打破常规设施装备的：闹钟上一圈有十三个小时，日历上一月有三十二天，电灯的开关没有“关”。

作为美国总统的私人秘书，埃德娜·福斯特对她的职位感到无比骄傲。近一个时期，她也学会了把这个差使看作是一种职务，而不仅仅是份工作。有一次在杜可·泽伯特酒吧里，在喝第二杯马丁尼酒时，乔治·默多克曾对她说：“埃德娜，要是说总统的妻子是第一夫人的话，那你就是这个国家的第一秘书。”埃德娜听后，颇以为然并咯咯地笑了起来。她很喜欢默多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处事聪明，这无疑是他从事新闻记者的经历中训练出来的。然而，这份工作，不，职务，是一个职务，就像乔治提醒她的那样，同样也有她应尽的责任，如同有时她向乔治解释的那样。可是这些责任中最令人受不了的，常使她手足无措难以应付的事，她又绝不能向他诉说，怕他有什么不好的看法，认为她笨拙、愚蠢，因而也就谈不上可人之处了。

最糟糕的她应尽的事情，就是应付“紧急情况”，而这她只能在心里说。

2
大
夫
夫
过去在威斯康星州农场时一直是这样。西部联盟的男孩子那急促的脚步声，以及长途电话接线员那遥远微弱的声音，都意味着“紧急情况”。“紧急情况”是秩序、和平和安全的敌人。这个敌人，只有这个敌人，经常冲击着她父亲的沉着冷静，削减着他的权威。这种“紧急情况”的威胁，那种曾让她惊恐不已，而现在仍然受到它的威胁。现在，在世上所有的人中，仅有她埃德娜获得了这份工作职位，在这个职位上，“紧急情况”如同一位“常客”，每周必拜访好几次，而且还都是“不速之客”，等它离开之后，总会让她感到浑身无力，如同生了一场大病。

昨天夜间很晚了，是午夜过后，韦恩·塔利州长，总统最亲密的助手，给她打来了一个电话，当时他就用了“紧急情况”这个词。

“你好，埃德娜，吵醒你了吗？”

“没，没有，我还在看书。”这时她才意识到已是很晚了。“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特别的事，属常规。是这样，埃德娜，明天你能来吗？你感冒好了吗？”

她不由自主地咳嗽了起来。“我想不要紧了，是的，我当然能去。”

“我想你早一点过来，要很早，这是 T·C 总统的命令。”

“您说几点吧。”她说。

“那么，就早晨六点钟左右吧。我知道这要辛苦一点，可是整个事情都很困难。是俄国人让我们过不安生。明天一大早 T·C 总统就要和卡萨特金坐在谈判桌上。他们休会时，大约是在法兰克福中午时分，也就是我们这里凌晨七点钟。从德国那里要搞一次电话会议，我们要在内阁会议室交接，有七八个人到场。你要安排一下。还有，你要呆在现场，万一他有什么个人私事要说，明白吗？”

“我一定到那儿，塔利州长。”

“很抱歉打扰了你，埃德娜，不过这是紧急情况。”

又是“紧急情况”，她顿时感到仓皇失措。

早上五点四十五分，她从坐落在东南 E 大街上的维多利亚式公寓走下来时，接送她们的大客车刚刚从新泽西大道驶过来，停在她公寓前面等候着。六点十分，她已经穿过白宫两翼新闻处空荡荡的阅览室，急匆匆地走向她的办公室。她的办公室正好在内阁会议室和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之间。

她打开房顶上的灯，把衣服挂在书柜旁边，然后又给楼下的服务人员打电话要了点热饮料，一杯热咖啡和一片烤面包。此时此刻，她在那儿等着，浑身颤抖着，抱怨这么早就要上班，以至于少睡了两个小时的好觉，怨恨这无可名状的紧急情况，扰乱了她的工作方式，打乱了她那平静的思想。她开始打喷嚏，于是连忙找出卫生纸，及时拽出一块，捂着嘴打了一下，接着又擦了一下冻得发红的鼻子。

她竭力使自己忘掉肩膀上的疼痛，准备打起精神迎接新的一

天的到来。她木然地挪动着脚步，向米色文件柜旁边的墙上挂着的一面小镜子走去，文件柜仍用一根难看的横杆锁在下面的中间。她用挑剔的目光，眨巴的眼睛看看她那褐色头发像鸟窝一样蓬乱着，看看额头上的一层淡淡油脂，看看她那浮肿困乏的褐色眼睛，以及眼睛下面因睡眠不足引起的两个明显的眼袋，看看她那闪光的又长又直的鼻子，然后又看看自己抖动着的干嘴唇，心里颇感苦楚和心酸。

她又走回到桌边去拿梳子和化妆盒，然后坐在灰色电动打字机旁，手里举着化妆盒上的小镜子，左绘右描，吃力地打扮了一番，使自己的外表看上去干净利索。她知道自己相貌平平，不过在状态佳、休息好的状况下，至少还说得过去。乔治·默多克说远远不止过得去，她相信他的话，可是总有那么多人告诉她，说她的脸很有个性，这言下之意的潜台词是说她其貌平平毫无动人之处。不用说，这样的脸经不起紧张、失眠或者平常感冒的折腾。

她很想找出是谁或者是什么事把这个早晨弄得一团糟。她不能把这归咎于乔治，她不停地因感冒抽着鼻子，这一周在他们吃过晚饭后他就很尽职地把她早早地送回了家。她也不能怪罪自己，为何一直坐着直到塔利州长午夜后打来电话。那时她尽管竭力去看书，其实却在回想与乔治共度的八个小时的好时光，盘算着未来的岁月。不管怎么说，想想乔治，做做白日梦，也并非不重要。这可是她三十年来第一次有机会让自己如此放纵，就是说，使自己认认真真放情去干，在秘密中企盼着未来。

六年来，为 T·C 总统工作占据了她的整个身心。现在，在她的脑子里不仅有总统，而且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两个人在她的生活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若是乔治得知他在她心目中具有与总统平起平坐的地位该有多么高兴！而且花点时间想他是值得的，使自己感到很愉快。她也不能怪 T·C 总统，不能埋怨他使她早上六点而不是八点就上班，弄得自己疲惫不堪。不应该有这种想法，她想，要否定这个念头，这是违犯宪法的。对，绝不可能归咎于 T·C 总统，他是无罪的，他是一个具有无私奉献精神，优秀的、伟大的男人，此时此刻他正在遥远的地方，与那些俄共头目，在柏林非洲和太空计划方面进行斗争。

后来，她终于知道该怪罪谁了，由于该怪罪的人刚刚入土，尸骨未寒，她由此感到不安和羞愧。她追溯到十天前副总统的葬礼上，她那时疲惫不堪、头发蓬乱、满脸是泪。那时正下着雨，他们都站在那里，出席葬礼的显贵要员还有她本人一个个都淋成了落汤鸡，大家都盯着理查德·波特的被雨淋湿的橡木十字架，听着牧师尖着嗓子祈祷：“万能的主啊，我们离别了我们亲爱的兄弟，把他的灵魂交给您，把他的肉体归还大地，把大地还给大地，把泥土还给泥土，把尘埃还给尘埃。”然而，她敢肯定，所有参加葬礼的人没有一个在集中精力倾听牧师的讲演，因为大多数人心中都在暗自琢磨着副总统这突如其来的心血管病最初发病和最后的情况，从而联想到要自我爱护，他们似乎都在暗暗下决心，要少喝一点酒，少抽一点烟，少吃一点，少工作一点，而且还要经常去做医疗检查。即使是总统本人，像他那样正值中年，精力充沛，好似一匹拉车的良马，高尔夫球场上不知疲倦的机器人，在参加葬礼后的第二天，也就是他飞往法兰克福的前一天，还去了沃尔特·雷德医院的检查中心。

那次主教派教会成员的虚妄的仪式一直萦绕在埃德娜的脑海中。在那时，她感到自己是这个葬礼的局外人，就像现在这样。副总统的死，并没有使她产生多大伤感，而且，据她所观察，似乎没有哪一位政要及家人对此大动感情，只不过是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死神吓坏了，感受到了生命受到死亡的威胁。副总统的位置无足轻重，正因为如此，也就决定了他的死并没有留下什么大的权力真空，也不会削弱这个国家的实力。他是一位坦率正直的人，像一位和蔼可亲的推销员，规规矩矩，满脑子里全是政治，滑稽可爱的形象备受动画制作人的喜爱。他一直是一位职业政治家，最合适不过的副总统候选人，他参与竞选是为了吸引那些西部不稳定的选民。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可怜的波特为了他的政党和竞选委员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没有了，生活还是照常继续着。在美国历史上，政府里没有副总统这一职位，这已是第十七次了，不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对埃德娜和整个国家来说，总统才是至关重要的。

埃德娜合上化妆盒，把她感冒和脸色难看的根源全部顺理成

章地归咎于副总统的死上面。此时，她已经化好了妆，头脑也比较清晰了，在她身后的桌子上飘来了一股浓浓的咖啡香味。楼下服务人员悄无声息地送来咖啡又悄悄离开了，因为她一门心思地用在自己身上，并不知道是谁送来的，也不知该向谁说声谢谢。她啜饮着咖啡，为了使它尽快冷却用嘴轻轻地吹着，然后，又拿起那块面包，咬下一口慢慢咀嚼着，她腹中空空，能把杯中的咖啡统统喝掉。

最终，埃德娜感觉好多了，忘掉了因早起造成的不愉快，谅解了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这之后她站了起来。她瞥了一眼她那小巧玲珑的手表，这是第一夫人送给她的礼物，此刻已是六点二十六分了，埃德娜想，T·C总统和他的随行人员可能正准备离开凯撒斯尔，神圣的罗马帝国皇帝在法兰克福五个三角形建筑的金碧辉煌的御用饭厅。欧洲的新闻界，以及最近美国的几大报纸，纷纷抢先报道了美国总统与苏联总理将在此会晤。他们不断地提醒读者，法兰克福市政大厅在中世纪时，曾经是国际商人在一起做生意的地方。

是的，埃德娜想，T·C总统已经做完了他今天上午的“生意”。现在，正驱车经过几个街区，驶向奥尔特·梅因泽宫，这是他在法兰克福的总部，此时他可能正在考虑今天下午（法兰克福时间），也就是美国时间今天上午必须与他的内阁成员及国会领导人一起讨论有关“生意”上的几个问题。埃德娜曾经见过这座古老宫殿中总统那套华丽的哥特式卧室的几张照片。波恩政府曾建议总统将这座古老宫殿作为下榻之处，而不是在缅甸河对面的美国领事馆，因为宫殿的房间很多，风格别致，而且还靠近鲁马。不能亲眼目睹这一古老的宫殿是埃德娜最懊悔的事情。

在过去，埃德娜一般是跟随着总统的。跟随他去国外已经有四次了。对于这个来自威斯康星州的乡下姑娘来说，这已是十分幸运的了，但这一次是她第二次错过外出的机会，都怨这该死的感冒。她从未去过法兰克福，尽管蒂姆·弗兰纳里（总统的新闻秘书）向她保证她不会错过什么，因为战后的法兰克福是一个枯燥沉闷、具有瑞士风格的工业城市，并不比I·G·法本大厦和海塞州广播大楼更有趣，都是些现代庞大的极其可恶的东西，但是埃德娜

还是认为它们是不同的。她知道在一九四四年盟军的炮弹曾把法兰克福这座古老的城市几乎夷为平地，但像奇迹般的，有两座十四世纪的建筑却幸免于难，在废墟中依然放出艺术的光彩。一座是法兰克福的天主教堂，而另一座就是奥尔特·梅因泽宫，就是总统及其随行人员下榻的地方。埃德娜也知道自己在旅行时也同在工作时一样讲求效率，而且她并不因为如此辛苦地走访宫殿、古堡、博物馆而感到害羞，因为她觉得将来有一天她可以用这些知识来教导她的孩子们。对她这个尚未结婚，几乎是老处女的人来说，一想到孩子就把她带回到了现实之中，又一次使她想到了乔治·默多克。错过欣赏奥尔特·梅因泽宫她感到懊丧，但作为一种补偿，她整个星期都可以不用离开乔治·默多克了。

蓦地，她意识到自己站在桌边做白日梦，已经浪费了五分钟的宝贵时间，而在三千英里之外的法兰克福的总统，此刻正在古老的宫殿里守在电话机旁边，随时都有可能打电话来内阁会议室，她却没做一点准备。她迅速扫了一眼桌面，寻找应该出席今天电话会议的人员名单，却没有找到。按照习惯，她觉得韦恩·塔利肯定是把它留在了总统本人的办公桌上。

埃德娜匆匆忙忙跑过去打开她左边的第一道门，走进总统椭圆形办公室，踩着地毯来到结实的棕色花梨木办公桌旁边。绿色的临时记录册里空无一物，卡片存放架也空空荡荡，卡片架很像菜单盒。老总统的每日日程安排正好放进去。埃德娜不安地四处张望，终于看到了。在一架黑色电话机下面，压着一张纸，正是塔利州长留给她的人员名单。那架伪装的极其普通的电话机，就是人人皆知的热线电话。

她急忙拿起那张纸，迅速地扫视着：自然有塔利州长本人，自然还有国务卿阿瑟·伊顿，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塞兰德，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国会代表威克兰，参议院临时主席议员迪尔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福特尼将军、国务院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斯托弗，还有打字员利奇先生，总共八个人。这就是今天上午参加电话会议的全部人员。

埃德娜一边慢慢地离开总统的办公桌，一边审视着名单上列出的参会人员，对会议内容进行了演绎推理。一个人不一定非得

是中央情报局的斯科特或者联邦调查局的隆巴迪，只要提供一系列线索，也能做出准确的预测。埃德娜独自推算着，饶有兴趣地回忆着几个星期以来的各种信息，就好像在做填字游戏和周末猜谜一样入迷。总统召集紧急会议，她自言自语道，肯定与非洲事务有关，很可能是那个新成立的巴拉扎共和国的麻烦。这只要看到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名字就足以证明了。还会有一些事情要在国会里讨论，很有可能是美国继续参加那不得人望的非洲联合公约，也可能是继续在经济上资助那些新成立的非洲国家。这由出席这次会议的两位议员和一位总统临时代表及一位将军就足以说明这些问题。至于塔利和国务卿伊顿的出席，从他们身上看不出什么线索，因为他们总是出席总统的每一次会议，他们是总统的亲信，也是他的化身。

是的，埃德娜判断出，非洲肯定是今天的主要话题，这就意味着整个上午将会枯燥乏味而且令人疲惫不堪，这使她大为不悦。对她来说，非洲话题丝毫没有一点牵连。非洲话题究竟是什么？无非是一大堆古怪的名字像巴苏托兰地、尼艾瑟兰地、马拉格斯、刚比亚、大合米、柴德、卢旺达，而最近又有一个巴拉扎，构成了一片黑色丛林。就算你再聪明，你也分辨不出这个国家与那个国家有什么不同，也分辨不清这一张要员的脸和那一张要员的脸（尽管他们在拜访总统时，都穿着不适宜的礼服，操着牛津或哈佛的腔调）。对埃德娜来说，这的确是不可能的，非洲一直就是一块黑暗的土地，毫无疑问，并不能影响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而且，除了一些被抑制的异端邪说，她觉得好搞喜歌剧的非洲对于T·C，或者塔利，或者伊顿以及其他要员来说，也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现在，苏联，倒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苏联能把我们炸得粉碎，毁灭掉所有的一切及每一个人，我们中有一些人还来不及结婚生孩子就会被毁灭掉。

埃德娜在落地长窗前站住了脚步，窗外就是水泥铺成的带有悬吊装饰和柱廊的通道，再往外，便是T·C总统称之为他的“后院”，黑夜业已退去，灰蒙蒙的黎明正一步步地走近。已经是八月下旬了，玫瑰园里的鲜花仍在怒放着，一朵朵的玫瑰花，沙斯塔雏菊，天竺葵及占支配地位的早菊。在花园的那一端，安德鲁·杰

克逊的木兰树，枝叶茂盛，遮挡住了白宫后面的部分小阳台。一时间，埃德娜原本想出去，加入到在人行道上呼吸新鲜空气的警察中去，彻底振奋一下自己的精神，以便应付从法兰克福传接来的电话会。但她左腕上的白金手表限制住了她要她去履行职责，于是她迅速离开了总统办公室，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旁。

于是，她忙碌了起来，打开抽屉，抽出里面的材料，开始日常工作，再也没有工夫做白日梦了。几分钟之后，她那瘦瘦的胳膊上就擦满了沉重的备忘录、铅笔盒、速记本、空烟灰缸等。她怀抱着这一堆东西小心翼翼地走到内阁会议室的门口，抓住扶手，转动一下，用膝盖顶开了门。

她很希望在内阁会议室里看到阿瑟·伊顿。通常他总是第一个到来，坐在椅子上，身体俯在那条长长的有八个边的、像棺材一样的桌子上，他那白净的、棱角分明的、具有贵族气质的脸朝着一大堆会议纪要本。但今天他却不在那儿，取而代之的是两个穿咔叽布衣服的男人，很明显是通讯技术员，他们正在往两个灰色金属盒子上接电线，那两只盒子就放在暗色的桌子上。埃德娜认出那个稍大一点的盒子，它的一边上有许多小洞，这就是将要把总统在法兰克福的谈话声传过来的接收器，而那个小一点的盒子，则是一个极其灵敏的麦克风，可以捕捉到房间里任何一点细微的声音，然后通过一种特殊的传导器，传递到奥尔特·梅因泽宫的哥特式书房里，再进入总统的耳朵。

很显然，那两个通讯技术员过于专注而没有注意到她的到来。她咳了一声，对他们喊道：“早上好，先生们！”

那个年轻一点的，是个三级技工，闻声扭过头瞥了一眼回答道：“哦，早上好！小姐。我们一会儿就会弄好离开这儿。”

“忙你的，我们还有十五分钟的时间呢。”

埃德娜将她怀中那一大堆摇摇欲坠的东西放到桌子上，然后走到那三幅绿色的大窗帘跟前，帘子后面是落地玻璃门。打开窗帘，杰克逊的木兰树立刻再次映入她的眼帘，刹那间屋子里充满了清晨的亮光。她晃了晃总统旗，总统旗散开很得体，又瞧了一眼美国国旗，它挂得好好的，于是埃德娜开始了她一天的日常工作。她分发下那些备忘录册子、铅笔、烟灰缸，然后又把水瓶倒满水。她

专心致志地工作着，几乎没有注意到那两个通讯技术员一直在做测试以及临走时对她说的“再见”。

埃德娜还没有做完手中的活儿，这时走廊的门却打开了，把她吓了一跳。她迅速地转过身来，以为会是伊顿，但看见的却是两个白宫的警卫人员，一个是红脸健壮的佩格斯，另一个则是细高条金发白肤的斯佩里。

“嗨！今天一大早就让你开始忙碌了？”佩格斯大声说道。

“是啊！”埃德娜说。

“我替奥格登和奥蒂斯谢谢您，福斯特小姐。”佩格斯说，她想她脸上肯定露出了疑惑的表情，因为佩格斯连忙又补上了一句：“他们是我的两个孩子。在他们学校里还是第一次出现巴拉扎邮票，我们都十分高兴。”

“这一周我还没有收到来自别的非洲国家的信件，”埃德娜说，“大部分的信件是从法兰克福来的，是从德国来的，是用外交公文包装过来的，因此上面没有邮票。当然啦，上面还是有一些别的东西的。”

“随便什么都很好，福斯特小姐，孩子们可以用它们来交换些别的东西。非常感谢您想到我们。”佩格斯的搭档斯佩里碰了碰他的胳膊，四下看了看，然后又看看她说：“他们来了，福斯特小姐，再见！”

警卫人员前脚刚走，利奇就从开着的门外走了进来，他用那瘦骨突出的头对埃德娜点了点，拿着自己的东西走到桌边，在与中心处伊顿的位子隔开两个椅子的地方坐了下来。

埃德娜听到外面的走廊里响起了更多的脚步声，她静静地等待着。在门口同时出现了三个人，是伊顿、塔利和斯托弗。塔利和斯托弗向后退了一步，让伊顿先走了进来。这位美国国务卿，身材高而瘦，身上穿着一套精美的西装，显得容光焕发，手中拿着浅顶的软呢帽，迈着轻松愉快的步子走了进来。

“嗨，福斯特小姐，”他打招呼说，他的声音低沉而柔和，不快也不慢，“很抱歉，这么早就把你拖来，可是 T·C 总统需要我们的帮助。”

伊顿的外表以及他那明显的良好修养，总是令埃德娜不知该

怎么回答才好。跟往常一样，她只是低下脑袋，嘴里咕咕啾啾地说着欢迎的话。她看到伊顿把帽子放到一条长凳上，然后走到斯托弗已经放下他的鳄鱼皮箱的地方。她看待伊顿与他的老朋友总统看他时是一样的，她眼中的他是一位美国东部的高材生，是在长春藤联合会传统下培养成长起来的，是一位小心谨慎、温文尔雅、有思想的男人，有着高雅的情趣，虽已到中年，但仍然充满青春活力。伊顿与 T·C 总统的不同只在他们的人际关系方面。总统显得更加轻松愉快，更加热情，更加奔放，既具政治家的宏大胸怀，又有敏锐的细腻之处。总之，总统永远都是被选出来的，而阿瑟·伊顿则永远是被任命出来的。

她继续注视着伊顿，看到他掸掉小皮箱上的碎纸片，与他们一起坐了下来。最近在公共办公室里，他是最引人注目的男人，对此埃德娜十分肯定。新闻界喜欢说他像沃伦·哈丁，但埃德娜却十分讨厌这种说法。因为哈丁不是贵族出身，他的历史形象也十分脆弱。埃德娜有一次见到詹姆斯·K·波尔克的一副肖像，尽管她曾听说波尔克只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在公众眼里毫不起眼，但她知道在美国历史人物中，伊顿跟这个人是十分相似的。同波尔克一样，美国国务卿的头发柔软顺滑，富有光泽，在额头和太阳穴附近已变得花白。他的眼睛又大又深，鼻子具有希腊式的线条，他的下巴，像他的整个脸一样，精瘦细长，总之他的一切都那么完美。

现在，埃德娜看到，他从看着的文件上抬起了头，仔细地听着 T·C 总统的谋士韦恩·塔利州长与伊顿自己的助手、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杰德·斯托弗两人在交换看法。

身材矮小但却很结实的塔利正用一个手指捅着斯托弗的肩膀以示强调：“我不在乎你那些令人头痛的事实和数字，杰德。我们已经为巴拉扎做了不少了，已经是足够多的了，这你应该很清楚。难道你希望我们为了那些小小的不比足球场大多少的丛林国家去跟那些赤色分子打仗吗？难道你想在西非的三万平方英里的地方开打吗？”

个子稍高一点的杰德·斯托弗被塔利的指头捅得不安地动了一下，轻轻拍了一下自己短而硬的眉毛，又顺手摸了一下小胡子，

非常平静地说：“是三万三千平方英里，人口有二百四十三万零七千，韦恩。那儿有黄金，而且储量很大，还有钻石和铁矿，此外……”

“那儿全部的黄金还不足以偿付我们消除这些麻烦的费用呢？”

斯托弗仍顽固地继续说道：“此外，它是我们的样板。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们的发明，是我们的橱窗，韦恩。你不能给一个刚刚成立的黑色国家以民主权利，接着又撒手不管。”

“我们在那儿的窗口已经够多的了，我们有利比里亚，加纳……还有半打以上的国家。非洲联合公约组织在刚刚成立时是很好的，起草了文件，大肆宣传了一番。我们从未想更新它。现在，仅仅因为巴拉扎参与进去，我认为我们没理由改变主意。你们这些搞非洲事务的家伙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陷得太深了，你们看不到那只是一个更大世界的一小部分，在这个大世界中，大问题还多着呢！你们就像那些抚弄络腮胡子的学者，一人抱着一个专题，研究一辈子。你们宁愿认为探究南希·汉克斯的真实性比总统职位更重要，或者说你们认为圣马利诺的政体比意大利的更重要。别弄出一副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样子，杰德，我并不是小看你们所做的一切工作，我也不曾忽视你们的工作曾做得那么好，但你们都是把眼光放在了最不重要的事情上了。我就是这个意思。总统和我已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了，而且我相信阿瑟比我们两个更明白这个问题。”

塔利转过头去寻求阿瑟·伊顿的合作。杰德·斯托弗已经做好了回击的准备，但马上在他上司的影响下退缩了。他好像是咬着自己的舌头，尽力保持沉默。

伊顿一直在听着他们的争论，这时抿起了嘴唇。他斟酌了一下这位总统助理的话，最终开口道：“杰德同他的部门一直干得很出色，韦恩。”

“我承认很出色，”塔利打断了他，说道，“我只是说……”

“我听到你所说的话了，韦恩。”伊顿接着说，“你刚才说得已经够多的了，你应该知道 T·C 总统和我都很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我们必须怎么做。”

亲眼目睹这一场小型辩论会，埃德娜·福斯特看到这一次轮到韦恩·塔利退缩了。伊顿已经明白他跟总统将在非洲问题上做出最后决定。伊顿已经非常含蓄地提醒塔利，尽管他是总统的助理，但他还不是总统的第一谋士，他不能左右总统的意愿，仅仅只是为总统传话跑腿。他已经把塔利稳在他应在的位置上了，他的地位不是在总统和国务卿之间，而是在他们俩的后面，在他们之外的地方。但是这一切伊顿做得非常小心谨慎，因为塔利并没有感到在伊顿的下属——助理国务卿面前丢脸。

埃德娜注意到塔利州长在受挫后，还是极其敏感地做出了他通常所作的反应。他的右眼，稍稍有点斜视，不自觉地眨动起来。他的圆鼻头发红了。他好像对自己身上穿的方格西服和蓝衬衫，还有那俗气的金质领带夹缺乏自信心，这些都是他的职务提供给他。埃德娜认为，他的外表就像中西部某个服饰杂货店的经理，他的雇主刚刚提醒他，要他记住，他以前只不过是店里卑微的小职员而已。

“当然，”伊顿说着，脸上露出了一丝严肃的微笑，“我们只不过是在昨天的情况上处理问题，不是吗？我了解的情况，韦恩，还有你杰德，了解的情况，都是很有价值的，但只对这一刻而言。可是五分钟以后，总统就会在法兰克福与我们讲话。在跟那些俄国人度过另一个早晨之后，他可能会有新的情况，新的想法，那么我们关于对非洲事务的处理意见就可能会有相当的变化。这个你们俩都不会反对吧？”

埃德娜对国务卿那娴熟的外交手腕强忍着没有笑出声。最终，他把自己、塔利和斯托弗放在了平等的位置上，使他们俩都平静了下来。塔利嘴里小声咕哝着，点着头围着桌子坐在了T·C总统最喜爱的座位的旁边。斯托弗，满意地吁了一口气，在他的上司对面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

埃德娜意识到阿瑟·伊顿正在对她身后的什么人打着招呼，便转过身去，令她吃惊的是其他所有的参会者都来到了内阁会议室，她迅速上前几步，把塞兰德参议员和国会代表威克兰领到他们的座位上去。议员迪尔曼不等她引路，就径自走到离国务卿和总统助理最远的地方坐了下来。埃德娜知道，大家都明白，就好像

她那样清楚，迪尔曼与其他人不在一个级别上，就连塞兰德和威克兰也比他高。尽管迪尔曼是参议院临时主席，自从副总统去世后，他就占据此位，但显而易见，他之所以占住这个位置完全是政治的需要。

“很抱歉，最后一个到！”埃德娜听到门外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那是四星将军皮特·福特尼，脸上留有伤疤的德克萨斯硬汉，正摘下手上的皮手套。“战略空军司令部从奥马哈一直和我扯淡到现在，实在不容易脱身。”他把军大衣递给埃德娜，就大踏步走到桌边，拖出一把椅子，腰杆直挺挺地坐了下来。他对伊顿说：“斯坦尼昨天晚上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觉得卡萨特金总理这次可能是很正经的，他甚至命令波罗夫元帅从列宁格勒飞过去了，也许总统应该让我也到那儿去。”

伊顿的样子很明显是看不起福特尼。“我认为国防部长斯坦尼足以代表五角大楼了，将军，我敢肯定 T·C 总统觉得这里更需要您。”

埃德娜·福斯特看了一眼自己的白金手表，注意到离开会只剩下两分钟了，于是她绕过内阁会议桌走向伊顿和便携式扩音器。

在经过国会代表威克兰身边时，她看见他正探身俯在桌子上问对面的塔利：“厄尔·麦克弗森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飞往法兰克福是怎么回事？他今天应该回华盛顿来这里才是。”

“只是一天的临时调动，”塔利说，“总统觉得你们议会这帮家伙可以多离开你们的议长几天，而 T·C 总统需要他在身边。”

“是关于非洲经济援助的事吗？”

“可能是吧。若是 T·C 总统告诉你们下一步将怎么做，你们这帮家伙可能不会听，而由你们的议长告诉你们，你们可能就会听了。麦克弗森明天就会回到国会里。”

埃德娜走到伊顿后面，正要准备告诉他已是七点整了，电话铃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整个房间顿时鸦雀无声。

埃德娜在伊顿和塔利之间弯下身子，打开扬声器上的开关，又打开麦克风的开关，把音量调到“中强”，然后就退了下来。

她回到她的座位，就在利奇的旁边，拿起速记本，这时扬声器里传来了远方模糊的声音，很快声音就变得又高又清晰了。